續觀感錄

續觀感録序

國初周是修先生嘗裒古今忠孝節義若干人曰觀感録無何以身死國録竟弗傳君子惜之鵬每讀書見所謂忠孝節義者續而傳焉所以成先生之志也凡三代以上及事跡顯顯著聞者不録漢唐以來畢官下吏女婦廝役或優伶隶虜入微而事隐散見雜出於紀傳非世所恒見者則録

之所以見人性之皆善夫人可以觀感而
興起以趨於天理民彛之正使三綱不淪
九法不斁則於
國家崇化導民之意未必無補而先生忠
諰義魄亦將慰于地下矣朝列大夫浙江
布政使司左叅議崑山後學方鵬拜書

[illegible]感錄目錄

卷之十一

國朝

卷之十二

國朝

續觀感錄目錄　終

續觀感錄卷之二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兩漢　三國

高祖過趙趙王敖旦暮自上食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怒說敖曰王事帝甚恭帝遇王無禮請殺之敖囓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願君無復出口高等十餘人私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汙王乎事成則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復過趙高等乃壁人而刺之上心動不宿去高怨家知其謀告之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十餘人皆爭自剄高罵曰王實無謀公

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𠜱身無完者終不異詞廷尉以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之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毋妻子乎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使泄公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豈有面目復事上哉絶肮而死

彭脩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爲賊所刧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賊帥曰父辱子死爾寧得獨生邪賊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謝去後州

辟脩為從事時賊張子林數百人作亂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以身障扞太守為流矢所中而死太守得全賊素聞脩恩信即殺射脩者餘悉散降曰吾為彭君降非為太守也

漢中程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前妻四子興等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慈愛撫字衣食資給皆倍於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欲以長相感使其遷善也及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恩情周密興疾久乃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如此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同三弟自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群縣

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散遣四子許以自新
自後訓誡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
郃陽任延壽之妻季兒兄季宗與延壽有隙延壽陰殺之會
赦得免乃以告季兒季兒遂號哭求去延壽懟曰汝何不
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然兄死而讐不
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吾罪大矣何回目以生乎遂
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表其墓　後漢書
許荊者許世狀父也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荊家
欲殺世荊時為會稽郡掾從府休歸因出門長跪曰姪前
無狀相犯咎實在荊不能素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忍令
死者至於滅絕荊願殺身代姪塞咎雖死以往猶謂更生

然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斯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戴就字景成上虞人仕會稽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奏郡太
守成浮有隙奏其贓私遣部從事薛安來鞫安收就於錢
塘獄考掠之五毒備至令就誣證浮罪就慷慨直辭顏色
不變主者窮竭慘酷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
之一日夜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罵曰何不益火
而使早絕主者大驚以白于安安乃就謂曰太守罪穢狼
籍受命考訊君乃何故以軀命捍之邪就據地荅言太守
剖符治郡誓當以死報國素無贓穢卿雖銜命固宜申斷
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
考死之日當白於天如蒙更生亦手刃相裂決不忍使太

守無辜而死乎吏奇其壯節即解械釋之浮亦得免[illegible]

王青者東郡吏也祖文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討王莽義敗餘衆悉降文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捍都尉遂死於難青因救父亦被賊矢貫咽郡太守張酺歎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由此爲司空所辟　群書集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時避亂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治書林終不屈節弟成物故林乞持喪歸囂聽其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哀者萬

狀迺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耶因亡去史臣曰忠信篤敬蠻貊行焉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也信不誣矣 本傳

建武二年大封功臣陰識著貴人之兄也有功當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九年帝復召陰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登陣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貴人問其故興曰外戚之家不知退讓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夫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驕奢益為觀聽所譏不可不慎也貴人稱歎久之嗟乎戚里寵幸情所易狎也而能謹之慮微隱禍理所難測也而能知之封爵

利祿人所同欲也而能辭之識與異有三美矣使人人克臻其美何至有分戚之意哉　　通史補遺

李善字次孫淯陽人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一家俱疫死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謀議欲殺續以分其財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苦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奉之歸本邑修理舊業告奴婢私長吏悉收治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

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伏地泣曰君夫人喜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遷九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漢書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從范升受梁丘易後升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叩頭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纔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涕泣哀請有感帝心遂詔出升　群書集事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爲功曹會融爲州所按范知事難解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爲廷尉獄卒未幾融果下獄范遂得衛

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
似我故功曹邪范訶止之融出獄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
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又嘗師事薛漢後漢坐
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
怒召范入詰責曰汝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不勝師
友之情罪當萬死帝怒稍解　後漢書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和帝時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
劾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拷掠苦毒體生
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終不易口令得以自免太
守隴西梁湛召為决曹史湛病卒于官彤送喪還隴西始
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

塚乃潛穿塚旁以爲窟室晝則隱居夜則負土及賊平而
墳已成湛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闗西咸稱傳之共給
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趙岐桓帝時爲皮氏長唐衡兄玹欲殺之因從官舍逃走至
河間又轉詣北海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乘車入市觀
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
之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乃開車後戶扶上之
時岐恐其爲唐氏耳目也面失色賓碩曰處士狀貌不凡
而面色變動即不有重禍當亡命耶我北海孫賓碩也闔
戶百口勢能相容終不相負必語我以故岐乃具告之賓
碩遂載岐同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乃出延岐入飲酒相

娛樂一二日因載尸別回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月衛及拏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仕至太僕賓碩亦仕至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荆州岐時節使荆州乃復與賓碩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為之持服行喪盡禮　俱後漢書

荀氏名采穎州荀爽女也陰瑜娶以為妻聰敏有才藝年十九而寡無子後爽許病召采強以嫁同郡郭奕采懷刃將自殺爽命侍婢奪之既至因入浴掩户以粉書扉曰屍還陰氏遂自縊死又有同宗荀小女名灌父崧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詣覽乞師又為崧

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遂解圍 一統志

郭亮字恒直桓帝時常師事李固及固與杜喬為梁冀所誅露其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年始成童乃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太后聞而不誅時楊匡為杜喬掾聞喬死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斂送喬喪還家 後漢書

伍孚字德瑜漢靈帝時人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

長有罪太守使孚書救命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書救收本邑長孚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獻帝時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入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故來誅姧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卓大怒殺孚　高義録

孝童子程來年十四歲時父程叔病歿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裁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童子

見食噓唏不能呑咽麥飯寒水亦不肯用舅偃誘勸百方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入口常在柩旁耳聞父名目應以涙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子云以父未葬不能止府舍後太守復召之來見童子顔色瘦小應對甚詳守問樂爲吏否童子垂泣求去願歸喪所太守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氷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爲事稽非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耳　蔡邕文集

安定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及規卒時年盛而色美董卓聞其名聘以輜軿百乘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奴婢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迺立罵卓曰君

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非吾家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若夫人邪卓迺引車庭中以其頭縣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　列女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人舉孝廉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誅之超迺與諸牧守會酸棗設壇將盟更相辭讓莫敢先登洪迺攝衣升壇而盟辭意激慨聞其言者莫不激揚超遣洪與劉虞共謀依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奇之與結友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急超謂軍吏曰臧洪天下義士必來救我洪聞超圍迺徒跣號泣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紹竟不聽超

城遂陷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執洪洪睍目罵紹紹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時容在坐見洪臨刑起謂紹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　本傳

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諫榮父積忿疾升乃密召榮歸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再適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榮手斷其頭以祭升柩

奉屍歸瘞歲餘姑亡夫族多欲聘之誓不再嫁黄巢賊
寧敆于穢之華喻垣而走賊拔刀追之曰從我則生恭曰
不從寧死無恨寇遂殺之是日夜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懼
懼叩頭謝罪太守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爲塚於嘉興
郡北名曰義婦阪　郡誌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静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
惑蹈死而懼盖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决筭斡
旋丈夫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馬超叛漢殺刺史京
州參軍楊阜往見妻叔姜叙與議討賊叙曰其母母曰刺史遇
難亦汝之責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合謀討超
先是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

父之大恥鄉邦不足爲重況一子乎就起襲得叙毋毋罵之
日汝非人殺君天地豈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起殺之弃
殺于嗚呼其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　　容齋隨筆
徐氏者丹陽太守孫翊之妻也建安九年丹陽督媯覽戴
員殺翊覽遂欲逼娶徐氏徐紿之曰須乞晦日設祭除服
然後聽命潛使所親約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
嬰涕泣許諾密呼翊素親信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
日設祭徐氏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
察無復疑意徐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
徐氏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二十人即就外殺
員徐乃還服衰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一軍震駭夫孫覽

而後其逼有應變之權決計復仇有理義之勇約夫讎共與圖覓有知人之智終衰而後舉事奉仇首而祭夫之墓則又勇智並行理義兼盡者也雖烈丈夫何以過哉

通史補遺

傅彤漢之裨將也章武二年昭烈自正月與陸遜相拒至六月不決遜乃敕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死者萬數時彤獨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欲降之彤罵曰吳狗死即死耳安有漢將軍而降賊者哉遂遇害夫彤一持戟之士耳當三國戰爭之時乃能識昭烈為漢冑掖其敗覆不幸以壯踣義而死觀其罵賊之言迨今凜凜尚有生氣豈若附奸從

亂之徒橫死鋒鏑同腐草朽木而無聞者所可方哉

通史補遺

魏太祖卞后文帝母也本倡家女年二十太祖納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左右在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公吉凶未可知今日還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當共死此耳衆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初丁夫人既為嫡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爾邪其後丁已后請太祖厚葬之后性儉約不尚華麗

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吾父母不及見我也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賞賜外戚吾族人恠我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　魏書

范粲咸熙中為太宰中郎司馬炎廢魏王芳為陳留王而代之為帝也粲素服拜送魏王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其言寝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大事輒密諮稟事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食不安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敢出邑里晋嘗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疋喬辭不受粲不言

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賢母習氏吳丹陽太守李衡之妻也初衡為武昌渡長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莫敢言因薦衡為郎以制之衡乃口陳呂壹奸短數事太祖有愧色壹果敗伏誅衡大見顯用累遷丹陽太守時琅邪王在丹陽郡家人淫放衡悉以法繩之習氏常諫不可衡不從尋而王立為帝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至此今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居君本庶人先帝賞拔至此若自逃叛求活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琅邪王素好善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可自囚詣獄表陳前罪必當見原衡從其言果免罪衡欲為子孫備業妻輒不聽曰財聚則禍生以禍遺子豈賢者所為衡遂不言後

客使家人於江陵洲上種甘橘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每勸吾勿治家故貧如此然吾置有千頭木奴當足爾用衛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甘橘也每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侯吾答云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貴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令無乃是耶子訪得之聊以自給　金陵志

魏張就燉煌郡曹恭之子也曹操時恭遣就赴京師白事過酒泉遂叛軍黃華等作亂執就囚之脅其父同反就不屈密與父書曰父守燉煌忠義素附勿以就故遠改臣節就寧死不頋大人念子也恭得書奮兵擒殺華等就亦得免　群書集事

續觀感錄卷之一

續觀感録卷之二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東西晋　南北朝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曾祖毋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恠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歳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絶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瘞而掘之得粟十五種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吾祖母在堂

既應其命必竭臣節便不得就養宣子曰是豈庸人所能
識耶遂以女妻之宣子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
四資質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
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兼才識超絕終當名
世汝謹事之女性亦婉順事祖姑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後生七子各授一經一
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兄畿晉咸寧中得疾就醫治療遂
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
畿言曰我尚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
葬也其父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illegible]欲還家

不雨歴也撓乃鮮及還毋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哀請于父乃共發棺果有生意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毋妻不能無倦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不受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安敢謬留餽竟不起　俱晉書

孫拯字顯世富春人爲平原内史陸機司馬時宦人孟玖弟超並爲成都王穎所寵超爲小都督縱兵大掠機戮其主者玖怒遂譖于穎言機有異志穎使人收機遂與弟雲俱遇害拯訟機雲寃因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

仰天歎曰陸氏兄弟世之奇才吾蒙其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恐復從而誣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頤代拯死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二人曰君不負二陸僕安敢負君玖并殺之本傳

趙彭晉故東萊太守也後趙主石勒徵彭爲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之介名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危行言遜高於

人遠矣何必吏之勒大悅賜安車駟馬而遣之

王彬字世儒晉元帝時族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故彬曰往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而被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柰何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汝謂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素有脚疾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往歲害兄今又殺弟人倫何在邪敦特忍之

羅企生字宗伯初爲殷仲堪功曹後更爲諮議參軍桓玄攻仲堪急企生謂第遵生曰殷侯必敗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惟營理仲堪家或曰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引企生於前

曰今日死矣企生對曰自傷力劣不能翦戮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　俱晉書

彭娥宜陽縣彭氏女也永嘉之亂娥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時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鬭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否我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追而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形似雞人因呼其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娥潭云　郡志

孫法宗吳興人父為孫恩所虜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離于外至年十六始還吳累身勤苦

霜行草宿營辦棺櫬瘞母及兄儉而中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論至親以血灑骨當悉滲入乃操刀沿海每見枯骸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膚血肉枯竭終不能逢遂哀纏居墓所每麕鹿觸網必解救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貧無藥療夜有女人至曰我能治之創本不害善人願勿憂也但取牛糞煑之即驗一敷便差人皆謂其至孝為神明所扶耳法宗安貧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

郡志

荀巨伯遠視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不顧而去敗義以求生豈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爾何男子而

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周翼若郗鑒之外甥也值永嘉喪亂鑒甚窮餒鄉人以其名德共飲食之鑒嘗攜兄子邁及翼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欲其敦氣不絕也後並得存同過江鑒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寢苫枕塊服喪終三年而去

俱世說新語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年豪橫鄉里畏惡之一日謂父老曰當此豐年胡為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請

問其目父老曰山有猛虎川有長蛟并子爲三害處乃入山射虎入水斬蛟退而悔悟改過遷善勵志好學遂踐顯位卒爲忠臣方處受命西征也孫秀勸以母老先行處曰既辭親事君豈能復顧家乎及梁王肜兵五千使當先驅力戰終日斬首萬級弦盡矢竭而救不至左右勸其退處曰此是吾效死之地何退之有古者良將受命鑿門以出者蓋有進而無退也我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嗟乎處之始終如此始也貽患於鄉廓人羞與爲偶終焉死節於國舉世咸以爲難誠可深嘉而永歎也

擬謚博議

袁粲母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粲幼孤伯叔並當世榮顯而

粲飢寒不足正以猾詐得朝少後粲計於變亡以母洪
爽與出奔偉相聞流血將倖也自此粲與人語有誤道
眇目皆綠守立滿目及郢史中官但懼其及禍無切切戒
之粲故自抑損進退官阿固讓不拜毋士後粲為尚書令
頭守丹陽尹齊方革命粲圖舉兵討賊褚淵登以其謀告蕭
道成事敗被殺死于石頭城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
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最時年十七叫號抱父
己先死兵士人人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復
何恨乎百姓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金陵志

宋孫暉為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兄謝

瞻驚曰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晦有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且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為孝武所誅瞻與延之可謂賢父兄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父將一家物又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襲爵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晏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耶

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晏怒曰世豈有勸人死者
晏果為明帝所誅炤貢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容齋續筆
宋順帝時倉曹參軍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為榮鞭殺
錄事及以榮為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榮使詣敬
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
敗見執敬兒問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降榮曰沈
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殲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
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為賊榮本不斷生何須見問敬兒曰
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
依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
先戮義士三楚之人無賠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

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邑之然後殺桊三軍
莫不垂泣　高義録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
都遇暴風喪舟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舟尋求純妻庾氏
泣曰小郎去必無及豈容存亡俱盡邪述號哭曰若兄柩
安全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進
見喪舟幾没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次
兄景仁素憎述及景仁病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
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友愛遂篤

董僧慧者齊晉安王子懋門客也子懋欲起兵赴難入討君
側之惡于瑶之馳告明帝帝即遣瑶之往潯陽以袖障面

害于懋既死故人惟罪無敢至者惟僧慧琥哭盡哀中護軍王玄謨知其豫謀執欲殺之僧慧曰晉安王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但侯王人大歛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也玄謨義而許之子懋之子名昭基方九歲以三寸絹爲書探父消息并遺錢五百募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吾郎君書也一慟而卒 俱南史

梁庾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爲長沙内史坐沈攸之事被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彩衣輙流涕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不肯服及長終身布衣蔬食嫡母劉氏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對爽輙以身

先試嫡母卒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沾為爛劉生時好噉甘蔗沙彌至是遂終身不食焉梁武帝嘉之除邵陵王參軍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舟將覆溺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　金陵志

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梁武帝時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體寒如此欲遺之襦奈其一介不苟取何及歎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之因

此饋遺遂絕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将聘舅息女
未成婚而恊毋亡免喪不能復娶年近五十此女猶未他
適恊義而迎之相敬終身　南史
吉翂字彥霄馮翊人梁天監初父為吳興令為吏所誣逮詣
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求請公卿見者皆為隕涕其父
恥為吏訊虛自引伏罪當大辟翂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
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嚴加脅誘審其真偽廷
尉乃盛陳獄具厲色問曰爾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
翂欣然不懼廷尉曰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
及此必為人所教翂曰囚雖愚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
弟幼藐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

秉今欲委骨泉壤與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叩頭請死鸞
不易辭違時以聞帝兩宥之丹陽尹王志驚聞茲事欲舉
充純孝稱曰父辱于死吾分所宜若應此舉則是因父買
名固拒而止　十七史

張彪亡命若耶山中梁以為中兵參軍後為東揚州刺史陳
文帝入會稽彪擊走之麾下沈泰申進等共叛彪歸陳彪
敗與弟崐崘及妻楊氏還入若耶山中一犬名黃蒼在彪
前後彪甚愛之文帝遣章昭達領兵攻彪且知楊氏有美
色欲併圖之兵至黃蒼便嚙一人中喉死彪謂兵曰卿但
可取我頭誓不生見陳主也兵即殺彪并其弟首致於昭
達遂稱文帝旨以兵衛楊將納之後宮楊遂毀啼為笑謂

昭達曰願殯彪而後往殯畢黃蒼俯伏塚間日夜號叫不肯離去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今辛苦日久請暫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既入室遂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死不行文帝聞其志節嘆息良久乃不敢強因許為尼彪起於君耶終於君耶其妻與犬皆為時所異云

會稽志

陸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以父難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具表讓封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卬字雲駒齊文宣天保初授

又部郎中遭母憂廬墓毀瘁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孝師曰大兄羸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勿使大兄知之哭聲必不可使之聞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

北史

北齊宦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閹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周軍不信捶撻無算終不易辭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稚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不逮

敬宣遠矣　顔氏家訓

汲固東郡梁城人爲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諸吏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還不顧徑入城中直詣式婦居闔抱憲歸藏及捕者至收憲家屬乃以婢産一男作憲授之事泄固擕憲逃遁他郡遇赦始歸憲至于餘歲不知其故恒呼固夫婦爲父母既長告之痛哭而去後高祐爲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北史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陽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叔毗兄君錫爲記室參軍曹策惡而殺之叔毗内懷憤惋志在復讐然恐遭[illegible]

其母沉吟積時未發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雖夕殁亦所甘心叔毗拜受母言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太祖嘉其志命赦之　周書

續觀感録卷之二

觀感錄卷之三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雷校刊

隋 唐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人也髫齔失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徵辟皆不就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喧集士謙所特為設黍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〻以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州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兄弟愧懼卒為善士其教

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曰君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所拘執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燔契曰幸勿為念年又大饑士謙竭家資為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譬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北史

元氏華陽王楷妃也河南人父為黃門侍郎妃有姿色性婉順初選為王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逾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遭宇文化及之禍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室之禮置之別所不敢犯後因醉而逼之妃誓不受汚武達怒

撻之百餘妃辭色愈厲終不屈因取鏡自毀其面血淚交流武達憐而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此輩侵辱我之罪也遂不食而卒　揚州志

王頒字景彥太原人其父爲陳武帝所殺頒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開皇初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力戰被傷夜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千餘人對之涕泣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雪恥已畢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斵櫬焚骨亦可伸孝心矣頒伏地陳謝額盡流血於是夜發其陵剖棺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有司錄

其戰功將加爵賞頻固辭曰臣孫國威靈幸復父讐本徇私心非獨為國所加爵賞終不敢當

隋書

王義方泗州人少孤且貧事母至孝高祖朝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若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問姓名而去太宗朝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娶徵薨乃娶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義方亦貶吉安丞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請選生徒為開陳經書人人悅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來依將死託妻子且欲以屍歸葬義方許之使奴負柩輟己馬以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

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也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欲劾奏之意恐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汝能盡忠吾死不恨義方即上言陛下輦轂之下奸臣肆虐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使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三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齟齬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 鄆志

契苾何力胡人也貞觀六年率衆內屬其母與弟尚在涼州何力乞往視詔許之時薛延陁毗伽方彊乃脅其母弟以招之何力拒曰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帳下何

力箕踞援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庭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何力被執也或告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必不至矣帝曰此人必不負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諫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臣必不敢來則姻不成必憂憤而死矣後果如其策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得刺何力者帝送何力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 舋

魏氏江都人樊彥琛妻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

顱相從於地下老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

從而往非吾所欲也老琛卒值徐敬業難其子從軍而毋

隨之軍將聞其知音召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

絃禍由指發即以刀斷其指卒不爲鼓軍中欲强妻之固

拒不從以刀礪其頸曰從我則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

辱人耶速死吾志也遂遇害聞者傷之　郡志

陸南金字季孫松江人也爲鄞令以憂家居開元初少卿盧

崇道獲罪從嶺南逃還素知南金長者乃僞稱弔客突入

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連坐重

法弟趙壁詣御史自言匿崇道者我也兄實不知敢請死

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歸

兒能辯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
金知書史操履謹飭張說陸象先稱其賢云　高義録
郭仲翔睿宗時李蒙為姚州都督表為判官時仲翔里人吳
保安久未得調仲翔哀其窮力薦於蒙俾表為掌書記後
蒙深入與蠻戰死仲翔亦被執蠻求千縑乃肯贖保安營
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數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異
其事引與語曰子棄官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乃以官
貲助之滿千縑保安即妻孥贖仲翔以歸後仲翔為代州
戶曹母喪服除歎曰吾賴吳公得生今親歿可行其志矣
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
絰襃其骨徒跣負之歸葬廬于墓上後為嵐州長史迎保

安子為之娶而讓以官　五倫書

初安祿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祿山必反以其猜雪不可諫欲行慮禍及母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既含斂而逸去臯母謂實死慟哭感行客故祿山不疑歸其母臯潛奉侍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矣甄濟居青巖山五辟十詔皆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陽嘔血不支舁歸舊廬祿山封刀使人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首來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而止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奉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之誘以

高仙芝瞑目固拒元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録從節十一姓而正為首與皐濟皆贈秘書少監予謂皐濟得生而正一門皆併命唐史不載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顯為可恨也有張誠者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洛京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誠與同官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肅宗詔河南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誠與巽在焉雖是名節聞于朝優詔襃美　容齋三筆

僕固懷恩平安祿山之亂功勳居多以程元振忌之遂反朝廷發兵擒殺其子瑒於榆次懷恩聞之入告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禍必及我懷恩不言而出母提

刃遂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懐恩疾走得免代宗命輦其母至長安給待優厚以壽終禮葬之唐書

賈直言河朔人代宗時父道冲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父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後署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捉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也師道怒囚之劉悟入釋其禁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于朝悟死其子從諫不發喪直言入責曰父死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歸朝廷爲功臣今日乃欲反耶吾先請死從諫拜曰惟大夫是命由是謹脩臣節軍中遂安

任羔之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在羔徧求不獲憂號終日從兄兼任澤潞判官羔隨以行欲以訪母兼嘗鞫獄于庭羔在側有一老媼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甚類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相抱號哭迎侍而歸又往河北訪父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塟人以為孝感所致　五倫書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性尚高潔不喜薰澤亦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

十篇大抵準論語推明婦道若昭又為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特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莘領後卒拜若昭尚宮嗣若莘之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公主率事之以師禮寶歷初卒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尤禮重之　本傳

李氏二女者太白之孫也觀察使范傳正與白有世契元和中訪白後于當塗得二女已為編氓陳雲劉勸妻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零落形容朴野而進止應對之間閑雅詳諦傳正為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權厝龍山非祖本意且日就摧圮還改無力傳正

乃如其請改葬白于青山之陽又欲以二女別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在孤窮既失身下俚仗威力又求援他門死何面目見夫父于地下偷安敗類所不忍聞傳正不奪其志為之復并稅免徭役　墓碑

石演芬事李懷光為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為逆演芬使客郜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走告懷光捕之罵曰爾為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心腹今公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一人耳死固吾分復何說哉懷光使軍士臠食之　錦繡萬花谷

顏泉明者杲卿之子也初杲卿與袁履謙同死國難泉明購

尸將至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且指其處得之乃殯殮二屍分柩護還長安泉明有孝節喜賑人之急從父真卿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姑姑之女及己之女並流離賊中至是并得之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然後取貲復往則己女復失之矣履謙及父妻子奴僕隸尚三百餘人轉從不自存泉明力為贍給相扶挾度可履謙妻疑夫斂其儉薄發視之與杲卿無異乃號踴待泉明如父後泉明為郫縣令政化清明居官廉苦孤藐相從百口飦粥不給了無慍歎居母喪哀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為難　本傳

董昌齡母楊氏吳元濟時昌齡為吳房令母常密誡曰逆順

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元濟又署為郾城令楊復誡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雖歿無恨矣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金歸款憲宗聞之喜遂召昌齡拜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不果蔡平封北平郡太君　列女傳

岐陽公主工部尚書杜悰之配也始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有才帝命宰相曰我有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如此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丞相以悰奉詔帝既名見與語大悅以主下嫁于悰主實憲宗嫡女穆宗母妹敬宗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也杜氏本大族主卑委怡順奉上

撫下終日揚揚屏息拜起一用家人禮度無驕貴之態二十餘年人未嘗有係髮間言嘗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請奏納之上嘉歎良久乃自買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容默不聞人聲悰惟讀書主職婦事承奉大族歲時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搢紳間稱悰爲賢臣主爲賢婦後悰出爲澧州刺史進入迎主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閽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舁飲食俟門外卒載以迓京師譁訛以爲異事悰在澧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姑凉國太夫人寢疾主奉養晝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飲不經手亡不以進既卒哭泣哀號感動外人悰後

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屋室卑庳主居纔正寢處東偏屋恬然安之凡六年許人樂徽無狀悰治外主治內帖帖以寧悰所至必稱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待主尤爲親信主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爲國婿皆挾恩怙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遊畋馳逐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異自主降于杜氏獨能循禮守法諸國戚初怒中笑後皆敬畏帝亦每每指示主德以警誡之戚里亦皆欽繹卒

謚莊淑

宋氏名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尹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

甚有文李希烈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為妻良不敢拒桂
娘將出門顧良曰父慎無戚必能威賊使大人取富貴於
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委曲取信凡希烈之
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桂娘嘗謂希烈曰公之一
軍智勇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往來
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以
妹禮事先奇妻常間謂曰賊兇殘不道必敗姊宜早圖先
奇妻諾之未幾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
反有獻含桃者桂娘分遺先奇妻因以臘書曰希烈已死
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合桃先奇
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聲晝夜不

執此乃其謀未定故不發喪耳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陳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窮迫出拜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與子函七首獻之於朝后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夫桂娘一女子耳誠知去就逆順之理明也肯事希烈權也妬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反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無義理之男耳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也　俱文苑英華